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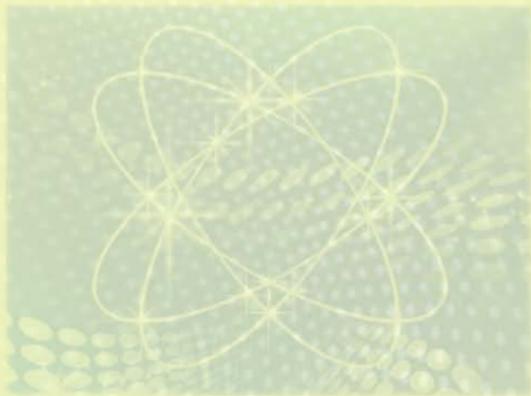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

萧枫 编

鲁彦作品集

(一)

鲁彦 原著

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•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•

萧枫 编

鲁彦作品集

鲁彦 原著

(一)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/萧枫编. - 开封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00. 12

ISBN 7 - 81041 - 359 - 7

I. 中… II. 萧… III.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31038 号

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)

责任编辑: 杨 钧

邮 编: 475001

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778 字数: 1200 千字
2004 年 12 月第 2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7 - 81041 - 359 - 7/I · 105
定价: 1932.00 元(全 69 册)

目 录

李妈	(1)
毒药	(25)
许是不至于罢	(38)
银变	(52)
愤怒的乡村	(78)

李妈

一

她在丁老荐头行的门口，已经坐了十四天了。这十四天来，从早到晚，很少离开那里。起先五六天，她还走开几次，例如早上须到斜对面的小菜场买菜，中午和晚间到灶披间去煮饭。但五六天以后，她不再自己煮饭吃了。她起了恐慌。她借来的钱已经不多了，而工作还没有到手。她只得每餐买几个烧饼，就坐在那里咬着。因为除了省钱以外，她还不愿意离开那里。她要在那里等待她的工作。

丁老荐头行开设在爱斯远路的东段。这一带除了几家小小的煤炭店和老虎灶之外，几乎全是姑苏和淮扬的荐头行。每一家的店堂里和门口，都坐满了等待工作的女人：姑娘，妇人，老太婆；高的矮的，瘦的肥的，大脚的小脚的，烂眼的和麻脸的……各色各样的女人都有，等待着不识的客人的选择。凡在这里缓慢地走过，一面左右观望的行人，十之八九便是来选择女工的。有些人要年轻的，有些人要中年的，也有些人要拣年老的。有的请去梳头抱小图，有的请去煮饭洗衣服，也有的请去专门喂奶或打杂。

她时时望着街上的行人，希望从他们的面上找到工作的消息。但十四天过去了，没有人请她去。荐头行里常常有人来请女工，客人没有指她，丁老荐头也没有提到她；

有时她站了起来，说“我去吧！”但是客人摇一摇头。每天上下午，她看见对面几家和自己邻近几家的女人在换班，旧的去了，新的又来了。就是自己的荐头行里的女人也进进出出了许多次。有些运气好的，还没有坐定，便被人家请去了。只有她永久坐在那里等着，没有谁理她。

街上的汽车，脚踏车，人力车，不时在她的眼前轧轧地滚了过去，来往的人如穿梭似的忙碌。她的眼睛和心没有一刻不跟着这些景物移动。坐得久了，她的脑子就昏晕起来，像轮子似的旋转着旋转着，把眼前的世界移开，显出了故乡的景色……

她看见了高大的山，山上满是松柏和柴草，有很多男人女人在那里砍树割柴，发出了丁的斧声，和他们的笑声，歌声，说话声，叫喊声打成了一片混杂的喧哗。她的丈夫也在那里，他已经砍好了一担柴，挑着从斜坡上走了下来。他的左边是一个可怕的深壑，她看见他的高大的担子在左右晃摇，他的脚在战栗着。

“啊呀！……”她恐怖地叫了起来。

她醒了。她原来坐在丁老荐头行的门口。对面的不是山，是高耸的红色的三层楼洋房。忙碌地来去的全是她不相识的男女。晃摇着的不是她丈夫的柴担，是一些人力车，脚踏车，她的丈夫并没有在那里。她永不会再看见他。他已经死了。

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。正如她刚才所看见的景象一般，她的丈夫和许多乡人在山上砍柴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些兵士。他们握着枪，枪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，把山上的樵夫们围住了。男的跟我们去搬东西！女的给我们送饭

来!”一个背斜皮带的官长喊着说。大家都恐怖地跟着走了，没有谁敢说一个“不”字。她只走动一步，便被一个士兵用枪杆逼住胸膛，喊着说，“不许跑!跑的，要你狗命!你妈的!”她的丈夫和许多乡人就在这时跟着那些兵走了。从此没有消息。有些人逃回来了。有些人写了信回来，当了兵。有些做苦工死了。也有些被枪炮打成了粉碎。但她的丈夫，没有人知道。因为在本地一起出发的，一到军队里便被四处分开。“不会活着了!”她时常哭号着。有些人劝慰着她，以为虽然没有生的消息，可也没有死的消息，希望还很大的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更使她悲痛。要是活着，他所受的苦恐怕更其说不出的悲惨的。

他并没有什么财产留给她。他们这一家和附近的人家一样，都是世代砍柴种田。山是公的，田是人家的。每天劳碌着，都只够吃过用过。她丈夫留给她的财产，只有两间屋子和两堆柴蓬。但屋子并不是瓦造的，用一半泥土，一半茅草盖成，一年须得修理好几回，所谓两间，实际上也只和人家的一间一样大。两堆柴蓬并不值多少钱，不到一年，已经吃完了。幸亏她自己还有一点力，平常跟着丈夫做惯了，每天也还能够砍一点柴，帮人家做一点田工。然而她丈夫留给她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债。那便是他们的九岁的儿子。他不像别的小孩似的，能够帮助大人，到山上去拾柴火或到田里去割草。他生得非常瘦小羸弱，一向咳嗽着，看上去只有五岁模样。

这已经够苦了。但几个月前却又遭了更大的灾祸。那便是飓风的来到，不，倘若单是飓风，倒还不至弄到后来

那样，那一次和飓风一起来的还有那可怕的大水。飓风从山顶上旋转下来，她的屋子已经倒了一大半，不料半夜里山上又出蛟了。山洪像倾山倒海似的滚下来，仿佛连她脚下的土地也被卷着走了。她把她的儿子系在几根木头上，自己攀着一根大树，漂着走。幸亏是在山岙里，不久就被树木和岩石挡住。但是他们所有衣服用具全给水余走了，连一根草也不曾留下。她的邻近的人家都和她差不多，没有谁可以帮助他们母子。她没有办法，只得带着儿子，在别一个村庄上的姑母家里住了几个月。但是她的姑母也只比她好一点，附近的地方也都受过兵灾水灾，没有什么工作可以轮到她，前思后想，只得听着人家的话，把儿子暂时寄养在姑母家里，答应以后每个月寄三元钱给他，她自己跟着信客往上海来了。上海有一个远亲在做木匠，她找到了他，请他给她寻一个娘姨的东家。于是她的远亲费尽了心血，给她找到一家铺保，才进了丁老荐头行的门。

但是十四天过去了，丁老荐头还没有把她介绍出去。有些东家面前，丁老荐头不敢提起，有些东家看了她几眼，便摇了摇头。荐头行里的女人虽然各县各省的都有，都很客气的互相招呼着，谈笑着，但对她却显得特别的冷淡，不大理睬她。有时来了什么东家，一提到她，或者她自己站了起来说，“我去，”大家就嘻嘻笑了起来。这是一种多么难以忍受的耻辱！她通红着脸低下头去，几乎要哭了出来。就是丁老荐头对她也没有好面色，常常一个人喃喃的说“白坐在这里！白坐在这里！”

她的眼前没有一条路。她立刻就要冻饿死了。冬天已将来，西风飒飒地刮着，她还只穿一件薄薄的单衣。她

借来的两元钱，现在只剩了几个银角了。每天吃两顿，一顿三个烧饼，一天也要十八个铜板，这几个银角能够再维持几天呢？她自己冻死饿死，倒还不要紧，活在这世上既没有心灵上的安慰，也没有生活的出路，做人没有一点意味，倒不如早点死了。然而她的阿宝又怎么办呢？她的唯一的儿子，她的丈夫留下来的只有这一根骨肉，她可不能使他绝了烟火。她现在虽然委托了姑母，她可必须按月寄钱去，姑母自己也有许多孩子，也一样地过不得日子。她要是死了，姑母又怎能长久抚养下去？

现在，阿宝在姑母家里已经穿了夹衣吗？每餐吃的什么呢，她不能够知道。她只相信他已经在那里一样地受着冻挨着饿了。她仿佛还听见他的哭泣声，他的喊“妈妈”声，他的可怕的连续的咳呛声……

“我们笑的并不是你！你却掉下眼泪来了！”坐在她左边的朱大姐突然叫着说。

她醒了。她原来坐在丁老荐头行的门口，眼泪流了一脸。

“我在想别的事情！”她说，赶忙用手帕揩着面孔和眼睛。

她的模糊的含泪的眼睛，这时看见一辆新式的发光的汽车在她脚边驰了过去。那里面坐着一对阔绰的夫妇，正偏着头微笑地向她这边望着。他们的中间还坐着正和阿空那样大小的孩子，穿着红绿的绒衣，朝着她这边伸着手指……

她觉得她脚下的地在动了，在旋转了，将要翻过来了……

二

“李妈！现在轮到你啦！”丁老荐头从外面走了回来，叫着说。

她突然从昏晕中惊醒过来，站起在丁老荐头面前。她看见他的后面还立着一个男工。

“东家派人来，要一个刚从乡里来的娘姨，再合适没有啦。你看，阿三哥，”他回头对着那个站在背后的人说，“这个李妈刚从乡下出来，再老实没有啦！又能吃苦，挑得起百把斤的担子哩！”

“好吧，”阿三哥打量了她一下，说，“就带她去试试看。”

她的心突突跳了起来，脸全红了。她是多么喜欢，她现在得到了工作。她有了命了！连她的阿宝也有了命了！

“哈哈！‘老上海’不要，要乡下人！上头土脑的，请去做菩萨！”陈妈笑着说，故意做着丑脸。

大家都笑了。有几个人还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她的头上仿佛泼了一桶水似的，脸色变得铁青，胸口像被石头压着似的，透不出气。

“妈的！尖刻鬼！”丁老荐头睁着眼睛，骂着说，“谁要你们这些‘老上海’，刁精古怪的！今天揩油，明天躲懒！还要搬嘴吵架！东家要不恨死你们这班‘老上海’！今天就不会要乡下人啦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！丁老荐头是个明白人！你快点陪她去吧！我到别处去啦！”阿三哥说着走了。

李妈心上的那块石头落下去了。她到底还有日子可以活下去。现在她的工作终于到手了。而且被别人嘲笑的气也出了一大半了。

丁老荐头亲自陪了她去。他的脸色显得很高兴，对她客气了许多，时时关照着她：

“靠边一点，汽车来啦！但也不要慌！慌了反容易给它撞倒！……站着不要动！到了十字路口，先要看红绿灯。红灯亮啦，就不要跑过去。……走吧！绿灯亮啦！不要慌！汽车都停啦！……靠这边走，靠这边走！在那里好好试做三天再说，后天我会来看你，把事情弄好的。……这里是啦，一点点路。吉祥里。”

“吉祥里！”李妈低低的学着说。她觉得这预兆很好。她正在想，好好的给这个东家做下去，薪工慢慢加起来，把儿子好好的养大。十年之后，他便是一个大人，可以给她翻身了。

“弄内八号，跟我来。”

李妈的心又突突的跳了。再过几分钟，她将走进一座庄严辉煌的人家，她将在那里住下，一天一天做着工。她将卑下地尊称一些不相识的人做“老爷”，“太太”，“小姐”，“大少爷”，她将一切听他们的命令和指挥，她从今将为人家辛苦着，不能再像从前似的要怎样就怎样，现在她自己的手脚和气力不再受她自己的支配了……

丁老荐头已经敲着八号的后门，已经走进去了。

她惧怕地站住在门外，红了脸。这是东家的门了，没有命令，她不敢贸然走进去。

“太太！娘姨来啦！一个真正的乡下人，刚从乡里来

的，”丁老荐头在里面说着。

“来了吗？在哪里？”年轻太太的声音。

“在门外等着呢——李妈！进来！”

她吃惊地提起脚来。她现在踏着东家的地了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地方，它是她的东家所有的。她小心地轻轻地走了进去，像怕踏碎脚下的地一样。

“就是她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太太！”丁老荐头回答着。

她看见太太的眼光对她射了过来，立刻恐惧地低下了头。她觉得自己的头颈也红了。

什么样的太太，她没有看清楚。她只在门边瞥见她穿着一身发光的衣服，连面上也闪烁地射出光来。她恐惧得两腿颤抖着。

“什么地方人？”

“苏州那边！”丁老荐头给她回答着。

“是在朱东桥，太太，”李妈纠正丁老荐头的话。

“几时到的上海？”

“二十几天啦，”她回答说。

“给人家做过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这个人非常老实，太太！”丁老荐头插入说，“‘老上海’都习不过。太太用惯了娘姨的，自然晓得。”

“家里有什么人？”

“只有一个九岁的儿子，没有别的人……他……”

“带来了吗？”太太愕然的问。

“没有，太太，寄养在姑母家里。”

“那还好！否则常常来来去去，会麻烦死啦！……好，就试做三天。”

“好好做下去，李妈，东家再好没有啦！”丁老荐头说着又转过去对太太说，“人很老实的，太太，有什么事情问我就是！今天就写好保单吗，太太？”

“试三天再说！”

“不会错的，太太！你一定合意！有什么事情问我就是，今天就写好保单吧，免得我多跑一趟！……不写吗？不写也可以，试三天再说！那末我回去啦，好好的做吧，李妈！我过两天再来。东家再好没有啦。太太，车钱给我带了去吧！”

“这一点路要什么车钱！”

“这是规矩，太太，不论远近都要的。”

“难道在一条马路上也要？”

“都是一样，太太，保单上写明了的。你自己带来的也要。这是规矩。我不会骗你！”

“你们这些荐头行真没有道理！哪里有这种规矩！就拿十个铜板去买香烟吃吧！”

“起码两角，太太，保单上写明了的！我拿保单给你看，太太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！就拿一角去吧！真没有道理！”

“马马虎虎，马马虎虎！不会错的，太太！后天我来写保单，不合意可以换！再会再会！李妈，好好做下去！我后天会来的。”

“真会敲竹杠！”太太看他走了，喃喃的说，随后她又转过身来对李妈说，“我们这里第一要干净，地板要天天拖

洗。事情和别人家的一样，不算忙。大小六个人吃饭。早上总是煮稀饭，买菜，洗地板，洗衣服，煮中饭。吃过饭再洗一点衣服，或者烫衣服，打扫房间，接着便煮晚饭——你会煮菜吗？”

“煮得不好，太太！”

“试试看吧！你晚上就睡在楼梯底下。早上要起得早哩！懂得吗？”

“懂得啦，太太！”

“到楼上去见见老太爷和老太太，顺便带一点衣服来洗吧！”

李妈跟着太太上去了。她现在才敢大胆地去望太太的后身。她的衣服是全丝的，沙沙地微响着，一会儿发着白光，一会儿发着绿光。她的裤子短得看不见，一种黄色的丝袜一直盖到她的大腿上。她穿着高跟的皮鞋，在楼梯上得得的响着。李妈觉得非常奇怪，这样鞋子也能上楼梯。

“娘姨来啦，”太太说：

李妈一进门，只略略望了一望，又低下头来。她看见两个很老的人坐在桌子边，不敢仔细去看他们的面孔。

“叫老太爷，老太太！”太太说。

“是！老大爷，老太太！”

“才从乡里出来哩！”太太和他们说着，又转过身来说，“到我的房间来吧！”

李妈现在跟着走到三层楼上了。房间里陈列些什么样的东西，她几乎睁不开眼睛来！一切发着光！黄铜的床，大镜子的衣橱，梳妆台，写字台……这房间里的东西值多少钱呢？她不知道。单是那个衣橱，她想，也许尽够她母

子两人几年的吃用了。

“衣橱下面的屉子里有几套里衣，你拿去洗吧！娘姨！”

李妈连忙应声蹲了下去。现在她的手指触到了那宝贵的衣橱的底下了。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。她的手指在战栗着。像怕触下橱屉的漆来。她轻轻地把它抽出来了。那里紧紧的塞满了衣服。

“数一数！一共几件？”

她一件一件拿了出来：四双袜子，五条裤子，三件汗衫，三件绒衣。

“一共十五件。太太！”

“快一点拿到底下去洗！肥皂，脚盆，就在楼梯下！”

“是，太太！”她拿着衣服下去了。

洗衣服是李妈最拿手的事情。她从小就给自己家里人洗衣服，一直洗到她有了丈夫，有了儿子，来到上海的荐头行。这十五件衣服，在她看来是不用多少时候的。她有的是气力。

她开始工作了。这是她第一次给人家做娘姨，也就是做娘姨的第一次工作。一个脚盆，一个板刷，一块肥皂，水和两只手，不到半点钟，已经有一半洗完了。

“娘姨！”太太忽然在三层楼的亭子间叫了起来。

李妈抬起头来，看见她伸着一个头在窗外。

“汗衫怎么用板刷刷？那是丝的！晓得吗？还有那丝袜！”

李妈的脸突然红了。她没有想到丝的东西比棉纱的不耐洗。她向来用板刷洗惯了衣服的。

“晓得啦！太太！”她在底下回答着。

“晓得啦！两三元钱一双丝袜哩！弄破了可要赔的！”

她的脸上的红色突然消散了。她想不到一双丝袜会值两三元钱，真要洗出破洞来，她怎么赔得起？据丁老荐头行里的人说，娘姨薪工最大的是六元，她新来，当然不会赚得那么多，要是弄破一双丝袜，不就是白做大半个月的苦工吗？她想着禁不住心慌起来。她现在连绒布的里衣也不敢用板刷去刷了，只是用手轻轻的挂着，擦着。绒布的衣服虽然便宜，她可也赔不起。何况这绒布又显然是特别漂亮，有颜色有花纹的。

但是过了一会，太太又在楼窗上叫了：

“娘姨！快一点洗！快要煮饭啦！这样轻轻的搓着，搓到什么时候！洗衣服不用气力，洗得干净吗？”

李妈慌了。她不知道怎样才好：又要快，又要洗得白，又要当心损伤。她不是没有气力，也不是不肯用出来，是有气力无处用。气力用得太大了，比板刷还利害，会把衣服扯破的。这不像走路，可以快就快，慢就慢；也不像挑柴割稻，可以把整个气力全用出来。这样的衣服，只有慢慢地轻轻地搓着擦着的。然而怎么办呢？她一点也想不出来。

时候果然不早了。少爷和小姐已经从学校里回来。他们望了她一眼，没有理她，便一直往楼上走去，小姐大约有十岁了，少爷的身材正像她的阿宝那样高矮。然而都长得红红的，胖胖的，一点不像阿宝那么青白，瘦削。阿宝全是因为在肚子里没有好好调养，出胎后忍饥受冻的缘故。

想到阿宝，她禁不住心酸起来，连眼泪也流出来了。现在天气已经冷了，谁知道他现在穿着什么衣服？又谁晓

得他病倒了没有？姑母怎样在那里过活？她的孩子们有没有和阿宝吵架呢？……

“娘姨！”太太的叫声又响了，同时还伴着脚步声，她下楼来了。“不必洗啦！等你慢慢的洗完，大家要饿肚啦！不看见少爷小姐回来了吗？快到厨房去煮饭吧！”

李妈慌忙站了起来，向厨房里去，预备听太太的吩咐。

“慢点慢点！把脚盆推边一点，不要碍着路！吃过晚饭再洗！”

“是，太太！”李妈又走了转来。

“好啦！到楼上去量两升米来！——喂！空手怎么拿！真蠢！淘米的箕子挂在厨房里！”

李妈愈加慌了。她拿着淘米的箕子，两手战栗着，再向楼上走了去。

“娘姨！米放在二层楼亭子间里！——亭子间呀！喂！那是前楼！不是亭子间！——就是那间小房间呀！——门并没有锁！把那把子转动一下就开了！——喂！怎么门也不晓得开！真是蠢极啦！怎么转了又松啦！推开去再松手呀！——对啦！进去吧！麻布袋里就是米！”

李妈汗都出来了，当她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太太心里急得生了气，她也急得快要哭出来。一切的事情，在她都是这样的生疏，太太一急，她愈加弄不清楚了。她并不生得蠢。她现在含着满腹的恐慌。她怕太太不要她在这里，又怕弄坏了东西赔不起。

这一餐晚饭是怎样弄好的，她忙到什么样子，只有天晓得。一个屋子里的人都催着催着，连连的骂了。老爷回来的时候，甚至还拍着桌子。太太时时刻刻在厨房里蹬着